文藝

南通報附刊　第十六號

費公鑑清象贊并序

怡生

今之論者。謂稱述往行。若禱玄虛無裨庶類。適長章諛。故史家紀傳。多費詞也。雖然。作者代出。至今未替。孝子以顯其親。賢士以彰其世。緊後進之傳鈔。或聞風以相勵。則亦烏能偏執乎末流而遽違夫前契耶。且夫德有新舊。在適其時。闢之者既久。備之者伊誰。夢周偏于吾土。道若即而遠。離任人心兮放失。問渺冥兮焉依。此又國子先生所不能爲說。儒林丈人所戚然。增悲者矣。費君範九師洪。既喪父有年。屢投札於九州。廣乞辭於百翟。爰爲韻文。慰其深愛。將以附諸簡編。妄期傳之異代。贊曰。漢之祠。與魯之殿。與而像非眞。晟之島與。軾之修與而工失。神。幾道之傳。畏廬之志。未圖其形。怡怡之堂。潛遠之樓。如聞其聲。誰。彼石橋。先迹是踐。洪若侍之。維彼江淮。信義允著。洪能志之。市民陶陶。施以其積。洪所能遠。大族觥觥。恒全其居。洪所可繼。有文述行。有圖狀貌。公若未亡。公之未亡。在有令子。丕顯其光。孝經有云。揚名後世。其義洒明。恭肅瞻拜。默籥所錄。以表以坊。

官直隸靜海知縣寇至城陷殉難

夕愛宗周之隕。朝擢先業之忘。顛忠臣有後承家寄命。託孤存趙功。逾成姊大生侍板輿之游。沒著瀧岡之表。念節母撫同己出。親慈子孝。報劉情共李虔長。

挽張嗇庵師

武昌一日。得通州三生。則皆吾師也。同郡曰范氏。同邑曰朱氏。長江兩岸。距中流百里。是生名世者。其南有虞山。其北有狼山。

挽顧澤軒

共覩興化頌都講侍中。舊雨南菁伏壁藏經受家法。從張南通歸修文。天上微星西墮。范湖乘馬接鄉閭。

石遺室詩話（十五）

陳衍

長句紀之云。一燈相對話疇昔。往事前言忍棄擲。談史傳書執手悲。萇弘化血傷心碧。神芝突出信無根。出言長老驚辟易。弱冠登朝衆所傾。猶居深念慈難懌。斜街花好時過從。（先公京寓上斜街）作達微言隱相釋。一朝持節滇海西。就道從知心匪石。雞耕未安反側子。倉卒彎弓反相射。丈夫守官妾死夫。官閣殘骸憐枕藉。家國之窮恨有餘。忠孝粗完心未適。名流剪紙爲招魂。萬里天閣來咫尺。江南垂父念神交。爲買墓田展宗祏。家室漂搖事可知。湖山香火分茲席。春渚蘭泉例好事。樊榭山谷合相惜。前輩風流事可師。我爲傳志勤拾摭。當時辟咡未致詳。述德感懷傷永夕。

堂中增祀諸人。林茂之（古度）福清人。詩本刻意六朝。與鍾譚善。乃擩染楚派。後竟陵風力衰微。流寓金陵。往來揚州。王阮亭極與周旋。所有舊作。經鍾伯敬譚友夏丹黃者。阮亭爲刪削殆盡。只存風華近六朝之作。與曹能始吳非熊唱和者。許颺香（友）侯官人。錢牧齋有吾炙集。一時名流皆止選一二首。惟颺香選至十九首。石幢名方城荔鄉（方坤）兄。兄弟有郤掃齋倡和集。荔鄉所著有五代詩話。補全閩詩話。國朝詩鈔小傳。譽句如金山如麗人。明瑺炫華屋。焦山如靜女。翠袖倚修竹。余每過京江。輒喜誦之。

謝甸男。震。侯官人。與陳恭甫編修友善。著有禮案二卷。四書小箋一卷。櫻桃軒詩二卷。今錄數首於下。春日城南訪陳三陳六兄弟云。青蚨一百。書一編。青蚨索醉。書索眠。行逢佳處便開讀。城南十里花含煙。鳴鳩斷續喚殘雨。故人遲我舒吟肩。入門一笑春釀熟。瞑色已逗翠峯巔。兒童愛客秉燈燭。婦媼絮語羅蔬鮮。苦辭酒薄不足飲。前村沽火人聲吅。燈光爆影射屋角。柘枝瓦鼓鬧軒前。十觴累舉未覺醉。但喜氣象招豐年。須臾鐘動雞膈膊。枕上更約桃花川。（川在高蓋山麓。陳氏之先種桃讀書其地。因名焉）得恭甫杭州書云。熱腸信有陳恭甫。凝絕無如謝甸男。為報花時歸陌上。已看梅雨落江南。曲中楊柳愁頻折。夢裏空侯字久淪。結習未空從努力。欲將宗惜問禪龕。寒食登高會閣云。一百五日花飛繁。條下曬紅已稀。誰家澆飯哭青冢。有客登樓愁翠微。薄暮東風吹雨急。遠村流水接春歸。登臨無限傷遲暮。北望長吟淚滿衣。句如落花云。何曾中酒曾騰立。似有離魂婉婉依。舟橫野渡霞將暮。客上離亭酒半醺。北行雜詩云。荒祠鬼馬斷頭立。叢塚翠鳥相命譁。自題云。相經半死仍孤寡。蟲號相思亦可憐。詩多近哀感。一路陳恭甫編修所撰傳有云。乾隆末。自四川歸過漢中。謂人曰。終南亙七百餘里。連跨數郡。秦蜀門戶也。守險安可忽。且鄖庸以西。夔巫以東。巴閬之北。武都之南。大山老林。蠻蜂其間。今將吏狃承平而弛控馭。不數稔難其作乎。及嘉慶初。邪教起襄陽。蔓延秦蜀。果以南山爲巢窟。朝廷於是即山内置大帥。宿重兵。震言皆卒驗。初震銳意功名。抑塞奔走。英華衰衰。則間挾其筈時嫉俗之孤憤。寓之於文章。儀曹懷寧汪德鉞雅士也。與震友善。見其文嘆曰。甸男其古之傷心人乎。方震壯時。踔厲激蕩。志氣若不可一世。然每風雨凄晦。烟月靚深。徘徊景光。欷歔不自已。不知哀樂之何從也。

酬谷蓀賦壯游篇見贈原韵

未翁

人生百年間。名利苦縛束。浮榮何所忻。知足斯不辱。亦有賢豪流。往往累塵俗。緬昔處逸儒。疇足嗣高躅。羇栖延令邑。歸然有耆宿。落落狂狷徒。希風沂水浴。一別皖公山。構廬依灘曲。奇節今未章。平生殊錄錄。百里阻川原。聞名久耳孰。疏飲甘清貧。詎羨翁足穀。塵事感變遷。生理悟盈縮。詐僞風趨下。世情多反覆。何如憩邱園。鍵門暫蟄伏。俛仰天地寬。高厚奚踳跼。暇輒爲詩歌。閒情怡松菊。有時圖丹青。酒酣意良足。素交偶盍先。魚牲聯近局。我獨一握慳。遠道詒珠玉。投桃愧先施。伸紙三復讀。鈔寫懸楣閒。光采曾老屋。焉諳辟千夫。奇珍眯衆目。昨從所親處。得窺山水幅。譬若觀靈岩。恍與游三竺。林溪幽且深。照見須麋綠。新詞既奇絕。更喜饒眼福。頗聞揮洒時。騁藻尤神速。天馬行空中。後塵難幾蹴。寄惟耽吟癖。詩名軼白陸。望洋輒興歎。饞飲己滿腹。它日訪剡溪。倘許結鄰卜。

寒食游龍華作

劭直

龍華十里故依然。一瞬滄桑別廿年。車榼舊游鑠戈甲。塔鈴無語飽風煙。眼前佳節何人會。封後桃花獨自妍。塵海滔滔生計蹙。道旁折柳倘論錢。

次劭直龍華觀桃花原韻

蜀琴

三暮三朝詎偶然。龍華一別幾經年。車塵捲地迷紅雨。塔影聲空破碧煙。休向市塵詢舊刦。祇看桃柳鬥春妍。誰言人比天公巧。無限風光不論錢。

奉和劭直先生游龍華之作

寄塵

老病遊春事偶然。桃花無恙又經年。騰鞭影揮殘照。灼灼霞光隔遠煙。思覓燕鶯同話刼。嫺濕風日暫爭妍。時危我但圖溫飽。已缺羞囊買醉錢。

題畫寄范公海上

海岑

別後重來未有期。聊憑畫卷寄相思。秋風黃葉茅亭上。猶記逢君一段奇。

桂

曙亭

月圓香靜正禪機。妙悟何容著一辭。我亦寫花如是想。過人知識晦堂師。

歲暮回里

芷衫

歲暮歸去來。兒輩驩然迓。悠悠老驥心。無計得稅駕。

寄題觀明孤桐館

範九

蔡侯年甫壯。文事已精醇。大集傳江海。元音動鬼神。惜將經世學。忍作閉門人。稷稷孤桐館。欲圖恐失眞。

狼山觀燒

秋鷗

此亦祈田意。星星一望餘。燒歌猶昔是。秋祝豈今虛。美酒情能永。新詩畫不如。（壁間彭公詩清妙可誦）諸君應共醉。留影月中除。

旅行興化口占

鍾之

春好惟三月。扁舟作壯遊。昭陽雲水地。數日任勾留。

舊友情何厚。南園泛酒樽。雞肥魚更美。努力進黃粱。

高聳文峯塔。登臨亦快哉。蒼茫雲樹影。四野菜花開。

三絕詩書畫。高人鄭板橋。欲將遺集買。入市且逍遙。

遊罷別滄浪。（泊舟地名小滄浪）開吟得數章。體和人意美。靜坐自焚香。

曉步

素伯

枕上聽殘雨。朝光破碧陰。竹搖聞露響。鳥語覺春深。感此冥冥意。清予窈窈心。會須夜來月。花下暫鳴琴。

陶宦聯語（三）

金蘅意

挽方渼農

如皋方子英之兄。聞警請兵不得。憂憤發疾卒。

書空咄咄。竟天天年。何殊南八男兒。斷指霧雲甘一死。原上蘜蕭。自憐同命。豈獨東坡兄弟。傷神夜雨望來生。

挽成母劉夫人

寶應成靜生翊清之嗣母。其夫

流星

第二卷　第一期

我們又出來了

長久練習的工夫，纔是技能成功的先兆！

舞流星是這般練習成功的。因爲長久的練習纔會越舞越顯出舞者身段上白的格外白，紅的格外紅。

文藝也是這般。

練習需乎場所啦！

南通報願意給我們這一席地，我們也願意努力，願意在這一席地上，鍛鍊我們的身手。

一年來的停頓，說來慚愧，…………

我們又出來了，…………

這是第二次的開始！！

四，一六，一九二九。

講故事的孩子

伯平

她進了校門，依着老慣例，跑向教室；剛跨進門，就感到意外的快慰，急忙停住腳步，現着輕盈盈的笑容在她的眉際。

十幾個小孩團聚在一起，聽着一個最大的孩子講故事；他們那些小且圓的眼睛，一個個都望着講的人的嘴；他講得痛快了，手舞足蹈，聽者也露着笑渦在他們紅潤的頰上；講到可怕處，都縮捲了身體，掬在一起，動也不動，好像畏懼已臨在他們頭上了。她看了，忍不住笑了；可是他們的心，的眼，都傾向在講故事的臉上，當然注意不到她。恰巧一個還夠不上聽講而盲從的最小的孩子轉頭看見了她，他喊老師了；因此打破了他們的安寧，都齊聲的喊了，講故事的孩子住了嘴，羞答答的逃歸了坐位；她一面自悔站在這裏的不當，一面含笑走近他們。

她走近，看見講者面部的涕溝裏已結了薄膜，他那副臉好像沒有來得及洗，也許他太熱心講了；他的衣服上塗上了一層厚膩的油垢；他的袜履忘却責任，足指不受拘束了，逃出了幾個；他雖具這副可憎的形貌，可是却很受一班小友的欽敬。

他頭低在那裏，手却玩弄一枝含着數朵黃花的臘梅，一陣幽香，直奔向她的鼻管，她暗暗地贊賞他手中花的美，於是視線換了方向了。他聰敏的腦子，在她抬頭見了之後，猜着老師的心意，乃連忙立起，走向老師，

「老師，…………」

他說着，把花扔在老師手裏，忙曲着背走上原位低頭坐着了。

「這做什麼呢？」老師問了。

「送老師的！」他抬頭答着，臉上却泛着紅暈；別的小孩子都釘眼望着她。

她接花在手裏，儘看儘嗅，覺得意外的快慰，儘縈繞於她的心腔裏。孩子們都靜悄悄的坐着，同黨都於花香之中，忘却了講故事——講的故事。

秋夜曲

永言

寒更靜，
夜籟冥，
聽，聽——
心絃震驚！
恨悠悠，
淚盈盈；
沈思——
夢中情境！
攜素手，
出郭門；
一片——
水秀山明。
翠黛慼，
是離情；
遙想——
天闊海深！
不耐寒，
薄羅衾；
銷魂——
蟋蟀諧鳴！
西風緊，
落葉深；
叵耐——
收拾殘心！

信筆扯來

普揚

一喜與憶

今天在N報上發見我寫的一篇短文。

「我寫些什麼好呢，今天？一方面表示留國慶日的一個紀念；一方面隨筆上方可多了一頁，給密斯忒徐的腦海中多航行着一隻帆船。」

清新的空氣充滿於圖書館前的園地，曳長的黑影，隨着我的腳跟在花草間移行。

構思完成了，——不，纔成了一個框兒，隱隱的一點暗影吧！

展着紙，低着頭；開始是暗影，是框兒的，現在畢露於紙上了。

暗影改了樣，框兒方的變成圓圈。

哈！畢竟成功了，達到想念中的目的，還顧得什麼改了樣，變成圓圈！

成功後的狂喜，激起我送載N報的勇氣；寫上一個題目「我去！」，在中午時與N報記者接洽妥貼。

這時目的完成的暗喜與回憶打成了一片。

十月十一日

二痛——不痛

淺克拉緊鎖兩道眉，臉色青青的，斜靠着藤椅。

他自己也摸不着痛的部位究在那裏，祇用兩手按着；說在肚子裏，肚子在下面好多；在腰吧，腰是虛處，而他的痛好像在骨頭旁邊；要說是胸部，那胸部太落上了。他在腹部與胸部之間儘按摩着。

他竟這麼痛啊，痛啊，痛了一個多鐘頭，他準備着上醫院了。

「這怕是傷寒嗎？」

「不見得！傷寒病要在肚子裏發作的。」

淺克拉似乎曉得些醫理，然而同時懷想：「眞的是傷寒時，……」

他看見曾病傷寒的梅，直至現在還沒復原；李劫人病了四十幾天，從同情中告訴他許多苦痛；……

「不至於吧？」

最後他發着如是的疑問，便挨着，挨着，靜待病魔解決了。

「哈！好起來一些不覺痛！」

幾個人遇着他，他總是這麼說，眉兒展，臉上有了血色。

淺克拉過了這一個多鐘點的苦，現在走上平安道了。

「萬福！淺克拉！」

十月十五日

三遙抱着小學生的頭

淺克拉走過通濟橋。

從不甚明亮的街燈下，瞥見他一年多來沒有會過面的曾經受業的小學生張承續。

出乎意外的喜悅，他忘却站的是街道，行人的注目他不理會，遙抱着小學生的頭。

小學生儘向着他，好像不認識的了，過了好一會，纔叫着：「淺克拉先生！」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讀書呢？好久沒見了。」淺克拉拉着他的手問。

「崇敬附小。」

「什麼時候去的呢？」

「下半年。」

「啊！我怎麼沒知道！我時常問起你哩。」

小學生低着頭。

「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淺克拉繼又問。

「你在E局。」

「怎麼知道的？」

「我今天在學校的門房裏，見有寄給你的信，才知道的。」

淺克拉放了他的手，分別了。

「寄給我的信，他看見了！哦！」

淺克拉慢慢地踱進城裏去。

十月二十四日

編者的話

▲這地方是我們五個人——姚味香，黃永言，唐雪蕉，曹風南，和陳普揚——負責編輯的。我們不敢閉關自守，所以歡迎同好文藝者的投稿；因爲不能使讀者過於失望，所以又不主張濫產，對於稿件有選載的必要。在此先致辭於諸位讀者。

▲本刊十天出版一次，逢十出版。

▲本刊隨南通報贈送，不另訂閱。